

《玉骨遥》里悯众生

赵荔红

“可若神，以看苍生涂炭为乐，又怎配受人供奉景仰？凡人弑神，古未有之，那便从我时影开始——”

持续热播的剧集《玉骨遥》里的这句话，借主人公时影口中道出，是全剧的主旨。

《玉骨遥》的剧情以两条线、两个“劫”展开——

一条线是家国之难、空桑之劫：统治云荒大陆的空桑国，面临巨大危机，内有宫廷之变，世子远遁，帝君昏聩，六王相互倾轧；外有蛟人族复国军蠢蠢欲动，龙神苏醒，上古邪神虚遥搅弄风云，冰族十巫勾结空桑权贵伺机而动，妄图夺取皇天后土神戒。所有这些势力，只为统治云荒大陆，全然无视黎元百姓生活于水火中。时影被授“少司命”，开门授徒时说：“学法者何为？上通神明之德，堪为万物立心，下法四时之道，以拯黎元危难。”天下即将大乱，时影不为复仇、不争帝位，只为黎元百姓、万物众生，知其不可为为之，一腔孤勇，与邪神作战。他能否化解空桑之劫、救黎元众生、还云荒安宁？

一条线是时影的情劫、死劫：谶言说，时影18岁前，遇见一个阴阳交汇而琉璃花现的女子，应即刻杀死她，否则会为此女所杀。这道咒语应在了赤族郡主朱颜身上。希腊悲剧中的俄狄甫斯王妄图逃避弑父娶母的神谕命运，终无可逃。时影不逃避，也不愿从咒语杀害朱颜，因为，当他作为空桑国世子遭陷害时，举国仅朱颜一个小女孩，祭奠“死去”的他，也是朱颜，在他牵动心魔时，救了他。时影说：“谶语之事在远，做人之德在前”，他不能因命运的谶语，而忘记了一个人的德行。不避谶语是谓“勇”，不改做人之德是谓“仁”。时影能否逆天改命，既保全情爱，又破除咒语？

两个劫数，两条命线，在一定的时空汇合。于国于家，于情于理，时影，但求本心之悯善，二死三生，以命相搏。

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不少古装奇幻剧集，描绘了这样一个宇宙世界：四海八荒，六合之内，存在各种势力，最主要的，是白与黑的对立，白是至高的天界，黑是下坠的魔界，其他各界，依族类，被命名



▲《玉骨遥》中，任敏饰演的朱颜

▶《玉骨遥》中，肖战的时影

为妖族、鸟族、花界、蛟人(或水族)、青丘(狐族)、兽界、凡人世界，等等，这些族类各界，或依附天界，或勾连魔界，经过世纪大战，天界以武力统御宇宙，而随时间推移，魔界往往又蠢蠢欲动，妄图反上天庭，与天界一较高下，于是有了新的神魔大战。

在这样一个宇宙世界中，凡人世界，最是微不足道。凡人，只是徒有与神仙一样的“人形”，凡人们，甚至不如那些拥有法术的花精果子精或九尾神狐。凡人进阶道路是：有慧根之人一修仙者一神仙，即便好不容易修得仙体，也仅处于低阶仙位，除非是，天神血脉借凡人肉身得以复活。在高高在上的神明、风采翩翩的仙人眼中，凡人算什么？打个喷嚏，即可水淹七军；振振衣袖，村舍即为齑粉。为了进阶，神仙会下凡去历劫，经历凡人的生老病死、体会生命的酸甜苦辣，天上一日，凡界一年，生命短暂的肉体凡胎，怎可与活了千年万年的神仙比？

而《玉骨遥》中身为九嶷山大神官的时影恰恰是一个凡人——一个巫祝、祭



司，一个有智慧者，一个侍奉神明之人。在他的世界观里，一介凡人，花鸟虫鱼，众生万物，都是平等的，并不比神微小。而神明也要有德行，也要尊奉天道自然、生命法则，也要有怜悯天下众生之心，如

果没有，而以屠戮苍生为乐，那就是伪神、邪神，不配受人供奉景仰，他这个神官，也会奋起反抗。

可是一介凡人，如何与神对抗？时影让我们看到，神固然拥有至高武力、厉

害法器，但“任何法术和能力的滥用都是有代价的”，“人命，本来就比法器重要”，时影奉天道、人德，遵从本心善念，一腔孤勇，也能与邪神一搏，即便付出生命。

《玉骨遥》依沧月小说《朱颜》改编。小说是女子朱颜的视角，而剧集则是从空桑世子、神官时影的视角出发，乃是时影的小传。

小说是这样描写时影的：“一个打着伞的年轻男子从黑暗中走来，轻飘飘地站在她的面前。一袭白袍在眼前飞舞，袍角上绣着熟悉的云纹……伞下是一双淡然的双眸……一头长发用玉冠束起，额头发际有一个清晰的美人尖。眉目清朗，双瞳冷澈。”肖战的时影，让人物从纸面上鲜活地“走”出来。剧中时影的第一次亮相，如此“惊艳”：他不是从黑暗中骤现，而是在云霞漫天的晴空，身着如纱白衣，执伞从空中飘摇而下，挺拔飘逸的仙人之姿令人目眩，他移伞、回眸，眉目疏朗，双眸清澈，真如屈原写的：“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”。肖战面容俊秀、眼神温暖，他扮演的时影，虽清疏寡言，却没有小说中的“高傲冷淡”，倒如皎皎明月，散发着清辉。

到目前为止，此类剧集中的男主，有两种典型：或如胡歌扮演的“李逍遥”，聪明潇洒又话唠，或如霍建华扮演的“白子画”，外表高冷内心一往情深。肖战出演了这两种性格迥异的角色：“魏无羡”聪明潇洒话唠，“时影”清冷寡言深情。但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点：美！强！惨！时影之美，因肖战美好的容颜仪态，得以鲜活呈现；时影灵力高强、法术进入至高之境，是云荒大陆百年仅见的天才；时影，帝王之血，神官之体，命运却凄惨无以尽述：少年遭陷害，假死远遁，看尽人情炎凉势利，于深谷孤苦修炼，母后身死不得一见，又为爱恋女子所杀，后又穿行地狱，遭受五雷之刑……

然而，时影先天胸怀宽广、悯众爱生，后天修的是道心仁德，虽命运多舛，依旧如皎洁明月。肖战的台词与演技肉眼可见地进步，伤痛哭戏的破碎感，心动时的微妙之情，皆能富有层次地呈现出来。导演蒋家骏说：“他(肖战)是我心里唯一的时影。”《玉骨遥》的热度，有一大

半是因肖战“神还原”了时影。

与之相比，一开始对任敏扮演的朱颜有所遗憾，总希望有个天然灵动的“赵灵儿”“花千骨”转世，随剧情展开，“猪猪颜”的小太阳人设也能被接受，时影说“大善即慧”，朱颜有份侠义心肠。

剧中不少人名、地名，源于屈原的“九歌”。“空桑”国，出自《大司命》，“君回翔兮以下，逾空桑兮从女”，空桑乃山名，据传伊尹生于彼；时影修行的九嶷山，出自《湘夫人》：“九嶷缤兮并迎，灵之来兮如云。”“大司命”“少司命”，在“九歌”中是神之名，剧中则为侍神者之名。屈原说：“一阴兮一阳，众莫知兮余所为”，释义曰：“阴阳不测之谓神。”朱颜命定应验阴阳交汇：阴之时生于阳地；至阳之泪滴入至阴的雪寒薇花中；受伤后时影在极阴之河为其输入至阳之气。这些源流、元素决定了，《玉骨遥》在背景、特效、服化道、片头彩绘、人物妆造，等等，都充分呈现东方古风之美。真实的阿拉善红峡谷，云雾缭绕的九嶷山，时影修炼处的飞瀑，“繁星湖”的深碧，冰河的寒冻，都拍摄得极其唯美，特效是在自然风景基础上加成、融合，不牵强，不突兀。时影愤怒时乌云翻滚，激动时电闪雷鸣，欢喜则心桥延展，鲜花盛开，动情则天现火烧云，天人感应，一念即见，都有动人新意。

当然，《玉骨遥》并非完美无瑕，比如有几集节奏稍显松弛，选徒、听学的桥段过于老套，缺少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主题曲等。然而该剧最可贵之处在于道出了中国民间千百年来所推崇的“仙侠”的本质——正如前文所述，时影开门授徒第一课时说：“学法者何为？上通神明之德，堪为万物立心，下法四时之道，以拯黎元危难。”仙侠，仙侠，修仙得道心仁德，法术与技艺，终究是为了行侠仗义。仙侠并非断情绝爱，也不隐遁飞升，而是悯众生、救黎民，一往情深。空桑国内寒薇花，九嶷山上高悬月。时影，乃侠之大者。《玉骨遥》热播时，肖战的台词与演技肉眼可见地进步，伤痛哭戏的破碎感，心动时的微妙之情，皆能富有层次地呈现出来。导演蒋家骏说：“他(肖战)是我心里唯一的时影。”《玉骨遥》的热度，有一大

(作者为知名影视评论人)

用艺术真实留住“与君初相识”的美好瞬间

胡祥

男女主角的相遇是很多电视剧开篇必不可少的桥段，特别是对都市爱情剧、青春偶像剧、古装仙侠剧等类型来说尤其重要。无论是诙谐还是浪漫，这样的桥段都是塑造人物性格、构建戏剧逻辑乃至审美意蕴的基础，也是吸引观众看下去的重要戏码。但是如果处理得不符合逻辑，过分虚浮夸张，就会有损作品艺术质量。在近期播出的一些剧集中就出现了这个问题，值得关注。

趋势： 追求更新、更奇、更巧的桥段设计

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电视剧来说，男女主角的相遇是一个故事的逻辑起点，亦代表着整部作品在叙事上的水准。在当下的不同类型剧集创作中，对男女主角相遇的方式设计确有创新之处，但不少作品看似越来越新奇，实际上却脱离实际，有违正常逻辑。

比如任嘉伦和杨颖主演的都市剧《暮色心约》的故事，从男编剧祁连山和女心理咨询师刘联合租开始。按理说，这两种新兴职业组合在一起，本应该碰撞出一些火花，但是男女主角第一次相遇的设计却并不高明。刘联合深夜独自回家被追债人纠缠，此刻祁连山正好出现英雄救美，两人的职业特点和个性并没有发挥出来。而编剧为了让男女主角能“凑巧”合租在一个屋檐下，居然设计让刘联合的闺蜜和祁连山的经纪人相互代签租房合约，于是这两人稀里糊涂就住在了一起。一个单身女性找合租，难道签合同不会看一下身份证吗？最起码应该确认对方的性别吧？编剧颇费心思设计了一大堆巧合，故意让男女主角在签约前无法见面，但是越巧越让人看着不可信。

袁姗姗和杜淳主演的《妻子的新世界》，讲的是当下夫妻的中年危机，剧中的男女初相遇的方式也是颇为狗血。女二号时悦是男主角任一鸣妻子沈安安老家的邻居，从国外回来准备投资奔安。她先是在家门口遇见了任一鸣的花心姐夫文昊，文昊仅用一个轻佻的眼神和手势就让时悦和他一起进屋。两人的亲密画面又被文昊妻子撞见，三人正打得不可开交时，任一鸣正式登场阻止，

原因： 陷入创作惯性的窠臼，缺乏对生活的深入洞察

男女主角的初次相遇往往会影响到观众对人物第一印象，有的虽只是电光火石的一瞬，却能凝聚成广为流传的经典影像，构成观众的浪漫记忆，让人久久回味。但为何在当下剧集创作中，这一类情节却变得越趋越俗套和奇葩？最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。

首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电视剧创作存在的一种强烈的惯性。部分创作者认为，男女初次相遇一定要有事故，方式越奇特、越有戏剧冲突就越好看。特别是当下短视频往往就有一个快节奏、强共情的开篇，对观众吸引力越来越大，这就倒逼电视剧在处理男女相遇的方式上更加强化“创新”，甚至有过之不及。有观众曾经总结过电视剧中此类桥段的经典“套路”，如男女主角不小心相撞倒地、两人争抢同一个东西、在机场拿错箱子等。排名第一的是女主角的咖啡无意间泼到男主角身上，前两年都市剧《星辰大海》就是沿用了这种套路，但被观众嘲笑为“土味爱情”。



▲袁姗姗和杜淳主演的《妻子的新世界》，讲的是当下夫妻的中年危机，剧中男女初相遇的方式颇为狗血

今天，影视创作环境和观众的审美都在发生巨大变化，如果创作者还一味套用那些过时的手法，就会让人觉得如坐针毡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当下的影视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些落后于时代的发展，有了某种滞后性。

其次就是缺乏对真实生活的考察与表现。人物关系是电视剧故事的树根，如果树根不稳不牢，那么故事的枝叶就会营养不良，经不起风雨吹打。所以开篇男女主角的相遇对一部剧集来说很重要，是对一部作品艺术真实的隐喻。当下电视剧中的男女相遇方式显得奇葩，看起来不真实，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创作者缺少对生活的深入了解。一些创作者的构思来源从已有的书面、影像的经验出发，而时代在飞速变化，各种人际交往的方式、渠道、心理都在发生巨大变化，必然导致人的相遇方式也在发生变化。如果创作者去采访一百对情侣，就可能得到一百种遇见方式，因为每个人的身份、际遇都不一样，每一次遇见都是独一无二的。须知，任何偶然性实际上都蕴含在必然性中。艺术需

要合理的虚构，但是如果完全脱离实际，虚构会变成虚假。关键在于，创作者是否愿意深入生活观察人的关系。

方法： 真实的故事情境和独特的审美创造

有人会说，男女相遇的故事不早就被文人墨客写完了吗？西式的相遇不外乎王子在舞会遇见灰姑娘，中式的相遇不外乎才子于墙头看见佳人。凡人在河边遇见天仙。但是，男女相遇的故事真的讲完了吗？太阳每天都是新的，相遇的故事永远讲不完。精彩的相遇并不需要夸张，而是要有真实的故事情境，还要有独特的审美表达。

要在真实的场景中构建戏剧逻辑，男女主角的相遇要有一定的故事情境，有自己的社会身份、人物的行为符合社会运行规则和人物性格，而不是跳脱于社会情境和人物身份的生编硬造，强行“拉郎配”。比如《爱情而已》里，周雨彤

▼在任嘉伦和杨颖主演的都市剧《暮色心约》中，编剧颇费心思设计了一大堆巧合，故意让男女主角在签约前无法见面，但是越巧越让人看着不可信



饰演的女主角梁友安是体育营销公司的总裁特助，负责策划公司的马拉松品牌赞助活动，而吴磊饰演的男主角宋三川则是她们公司聘来的马拉松领跑员，宋三川因为报酬问题和工作人员发生争执，梁友安出面妥善解决，既体现了她成熟干练的做事风格，也展现了她善于替他人考虑的善良，两人的相遇在一种商业行为场景中自然认识，也为后面二人进一步联手调查“假人坠楼”事件幕后黑手做了铺垫。陈伟霆、章若楠主演的《照亮你》中，女主角徐来在高考前遭遇地震并被埋在废墟中，身为消防员的男主角靳时川在危急时刻救出了她，并通过搜救犬传递了写着“好好吃饭”的字条，让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徐来顿时振作起来，这样的相遇有故事、有趣味，拍得让人信服也觉得暖心。

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，男女主角相遇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创作者审美意识的投射，纵观古今中外经典作品都蕴含独特的审美意味，既有东方的婉约含蓄，也有西式的直接热烈，符合观众审美习惯。老版电视剧

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与林黛玉初次相遇，眼波流转、欲语还休，可谓“两玉相逢石石盟，似曾相识天上来”，让人百看不厌；《大明宫词》里的太平公主在民间元灯节上遇见了薛绍，唯美动人、意蕴悠长。近期的《玉骨遥》中，男主角时影(肖战饰)和女主角朱颜(任敏饰)在少时邂逅的画面颇有诗意，当时朱颜小心翼翼攀爬上鲜花枝头，意欲摘取洁白的寒雪薇，被花下练剑的时影发现，两人于落英缤纷、万点飞红中隔空对话，和多年后二人在帝王谷的繁星湖相遇前后呼应，充满了古典美。

“宁期此地忽相遇，惊喜茫如坠烟雾”，相遇的戏码看似简单，实则非常考验艺术技巧。一方面，创作者要大胆虚构和创新，另一方面，又要遵从生活常识和戏剧逻辑，要在相遇的过程中，展示人物的性格和时代的发展变化，用更加清新多变的手法和独特审美表现美好情感，为观众留下更多流传广、经得起回味的经典画面。

(作者为青年文艺评论人)